

# 冷面刀客（上）

# 第一章

前面江流一分为二，出现一座大洲。

左岸，是大名鼎鼎的采石矶。上游的这座大洲，也颇有名气，叫老洲。

这一段江面，上下一连串共有九座洲，老洲是最大的。目下洲的面积，水平时周八十里，可见其大。

洲上生长着不少树林，芦苇茂密，是水禽栖息最多的一洲，偶尔可发现美丽华贵的天鹅在洲上栖息。

这里，有干水上买卖的水贼藏匿，活动的股数甚多。太平府的巡捕，偶或也带一些丁勇，乘船前来缉拿奸充水贼。

船在洲东泊岸，水贼们已经乘船往江西岸躲，躲到和洲逍遥去也，巡捕走了再回来。

双桅快船逆水上航，航线时左时右抢风，速度甚快，从吃水程度估计，船上没载着货物。

载的人还真不少，本来就是私有的自用快船，船舱比一般客货船华丽得多，速度也快了许多。

中舱有八个人，有六个人佩了刀剑。

大江的水贼出没无常，除了渔舟之外，其他船只多少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卫能力，有些船只甚至备有弓箭。水上交战，弓箭为先。

“后面那艘快船，肯定是冲着咱们来的。”倚窗而坐，那位留大八字胡，鹰目炯炯佩了剑的中年人，向下游的一艘单帆小快船指指点点，“舱内最少也藏有十个人，操舟的家伙一看就知道不是好路数。奇怪，怎么从来没见过这种可疑船只？好陌生！今晚，可能有麻烦。”

单桅快船的速度，比双桅快船要快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，帆大船小，逆水行驶的破浪形象，行家一看便知操舟的人非常了不起。操帆控舵灵活熟练，逆水一个时辰，行驶三十里毫无困难。

而双桅快船，一个时辰行驶二十里已经不错了。

亦步亦趋，衔尾紧扣，跟踪的迹象昭然若揭。

已经是未牌正未左右，整整跟了两个时辰了。

“唔，确是冲着咱们来的！”另一个手长脚长，佩了分水刀的三角眼中年人眉心紧锁，“这种船只很多，不靠近很难分辨船籍在何处。这段江面的朋友我都熟悉，似乎从来没见过这些人。但不知是何来路，冲咱们而来又为了什么？好汉们该知道咱们这种空船，没有油水可捞呀！”

“不能等他们晚上坏事。”第三个长了一双金鱼眼，又厚又大的一张鲍鱼嘴中年人，金鱼眼一翻，“可别惊扰了东主，大意不得。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留大八字胡的问。

“发现警兆，必须及早消除祸患。”金鱼眼再翻，凶光乍现。

“这……”

“给他们机会。”

“但……如果弄错了……”

“不会错的，钱老哥。”金鱼眼中的凶光更炽，“一定是冲咱们来的，早些打发了断是上策。夜间航行被他们撞上，咱们受得了，东主受得了吗？万一有了三长两短，咱们担当不起，老哥。”

“好！早些了断。”留八字胡的中年人意动：“郑兄，知会外面的罗兄弟，

驶到洲上去。我不希望东主受惊，到洲上解决。”

“好的。”三角眼中年人应喏，出舱而去。

风帆徐转，船冲向洲岸。

后面的单桅船远在里外，也随着转帆紧盯不放。

船直接冲上滩岸，小快船随即凶猛地傍着大船右侧冲到，也半搁上浅滩，人也飞跃登岸。

四月杪，春汛期水线甚高，这一段滩岸没生长有青纱帐似的芦苇，而是一片绿草如茵的坡度不大滩岸。大船在这里抢滩，已表明要在这里解决。

一声狂笑，大快船的舱面，站着十二个男女，在狂笑声中跳上滩岸。

小快船也有十个人，八男二女，穿一色青短打，男的精壮健伟，女的刚健婀娜，年约三十上下，相当出色。

所佩的刀剑装饰都相当华丽，但决不是作为观赏用的饰刀饰剑，唬人玩意。

“噢！”最先跃登滩岸，那特别雄壮，鹰目冷电四射的壮年人，看到大船上出现的人，脱口发出惊讶的叫号：“这些混蛋怎么真在船上？”

显然他认识这些人，或者认识其中一部分人。

他向同伴打出手势，不是江湖朋友通常使用的手势，而是只有自己人才能够了解的手势。

大船下来的人，以留大八字胡的钱兄为首，十二个男女雁翅排开列阵，气势慑人。

“他娘的！真冲着咱们来的！”钱兄挪了挪佩剑，傲然瞥了对面的十男女一眼，嗓门特大，“一群杂碎，却也人模人样。干什么的？说！”

壮年人鹰目的光芒不时变幻，脸色也阴晴不定。

“混蛋！你是什么东西？”壮年人的话更霸道更神气，“这艘船行动可疑，是你们劫持了这艘船。没错，劫持。”

“去你娘的！关你什么事？”

“你他娘的一辈子吃玩拉撒，都与在下有关。”

双方嘴上都不饶人，看谁骂得顺口。

口气不对，钱兄眼中有疑云。

“阁下在这条江上活动，似乎不认识在下是谁。”钱兄不再谩骂，眼中涌起杀机，“那表示你们来历不明，在这条江上白混了。”

“在下该认识你吗？”壮年人冷冷一笑。

“在这条江上混的朋友，如果不认识大江三龙三蚊，是混不了几天的。我闹海蚊钱四海排名第二。阁下，亮名号，跟在钱某船后有何阴谋，何不让在下见识见识？”

“原来你就是什么闹海蛟，闹到江上来的泥风。”壮年人故意装出恍然与不屑的神情，猛地拔剑嗓门增大了一倍，“他娘的妙哉！在下要看看你是泥鳅还是蚊？”

不由对方再发话，剑动风雷发，火杂杂人剑俱进，狂野地扑上了。招发长虹经天，锋尖幻化为一道激光，真有经天的声势。

闹海蚊冷哼一声，以令人目眩的奇速拔剑，信手疾挥，迎着射来的激光硬封硬接。

“铮铮铮”三声暴震，火星飞溅，蓦地飞出一道虹影，人影急速闪动，飞起了一串血珠。

人影骤分，剑气乍敛。

壮年人斜飘丈外，右胯血染裤管。

闹海蚊也掠出八尺，稳下马步嘿嘿阴笑。

闹海蚊身后，踱出一个青衣布裙，简单朴素，面庞极为亮丽出色的年轻女郎，年岁似乎不大。青帕裹住黑亮润泽的青丝，一看便知是没开脸的青春少女。佩的剑古色斑斓，与壮年人八男女的华丽剑势完全不同。

“像这种只配称二流人物，也在龙腾虎跃的大江做强盗。混不了几天，会把命混掉的。”少女明亮的眼中，有傲世的神色流露，说的话也老气横秋，极为引入反感：“你们如果交代不清，我们要把你们送到对岸的太平府城法办。如果你们不肯束手就擒，可以拔兵刃反抗，生死各安天命。”

抢出一个中年女人，把壮年人扶回。另一位留了鼠须的大汉，拔出狭锋单刀向少女缓缓接近。

“女人，你也够狂了。”大汉凶狠地说：“我断魂刀客杨彪只配称三流人物，在天下各地混了二十年，混到今天命还没混掉，今天如果过不了你这一关，算我命该如此吧！小女人，你是一流高手，大概足以将我这三流高手……”

“足以对付你这个三流高手就是啦！”少女笑吟吟地抢着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是否配称一流高手，只是在剑上自问曾经下过苦功，运用起来得心应手而已。也的确曾击败过好几位高手名宿，你上吧！”

纤手徐徐拔出佩剑，晶光映日芒影闪烁，是一把吹毛可断的宝剑级利器，打磨得亮晶晶锋利无比。

“秋水神剑！”大汉脱口惊呼，脸色一变，“九华剑园三大名剑之一，你是……”

“剑园主人世权公是我爹。”

“绝剑狂客吴世权是你爹？”断魂刀客气沮，持刀的手呈现不稳定状态。

心怯的人，胜算无望。

早年天下七大名剑客之一的绝剑狂客吴世权，虽则十余年前已退出江湖，但人的名树的影，威名仍在。

就有人不为过气的剑客威名所镇，大踏步出来一个中年人，冷哼一声将断魂刀客拉向身后，拔剑取代了断魂刀客的位置。

“拾出老招牌唬人，是无法替你吴家争光的，小女人。”中年人冷冷地说：“我姓沈，沈豪，也下了几年的苦功练剑，运用起来也是得心应手。听说剑园绝学傲视武林，你爹名列剑道宗师级人物，号称绝剑，的确吓坏了不少人。沈某不自甘菲薄，倒要看看什么叫绝剑。”

一拉马步，剑举时龙吟隐隐，剑气阵阵涌发，空气激荡有如寒涛骤发。

一声轻笑，吴姑娘的剑幻化为电虹；进柑的速度无与伦比，剑光一动便已破空切入。

眼睛可以看到速度非常快的激光，但身躯的活动却跟不上视觉反应，闪动也就出现了力不从心，甚至反而震惊迟钝的现象，也就是俗称眼睁睁等死的绝境。

沈豪就陷入了这种绝境中。

他想举剑封架已力不从心，吴姑娘的剑光无畏地从他的剑侧贯入，仅他的头部本能地眨眼侧晃，身躯却来不及移动。

右胸一震，锋尖入胸三寸。

“呃！”

沈豪闷声叫，飞退丈外，马步一乱，剑失手坠地，晃了两晃向前一栽，蜷缩着挣扎发出痛苦的垂死呻吟。

一照面一剑毙命。简单明了。

断魂刀客大吃一惊，奔上抢救。

吴姑娘冷冷一笑，收剑后退。

抡出另一名大汉，瞥了沈豪的创口一眼。

“沈兄……”断魂刀客狂叫，急急撕衣取药裹伤。

“他没有救了。”大汉咬牙说：“气已经从创口灌入胸腔，创口太深太大了！”

钢牙一挫，大汉拔出腰间的铁笛。

“九花剑园园主绝剑狂客，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的后人必定心性更毒，变本加厉继承狂人的血脉。”大汉厉声说：“吴姑娘，你这一剑够毒够狠，出手便置人于死地，比你爹更狂更毒。这笔帐，会有人向剑园讨取，但愿剑园付得起，你已经替剑园敲起了丧钟。当然，这是以后的事。现在，我要领教一下你的绝剑。”

闹海蚊抡出，剑挡在吴姑娘身前。

“不要说这种威胁性的话，阁下。”闹海蚊沉声说：“刀剑无眼，交手各安天命。那位沈老兄是在公平格斗下送命的，怨不了人。你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大汉截住对方的话，“双方并非生死对头，一照面便下毒手杀人，你还有道理？”

“你们是水贼……”

“放你娘的狗屁！”大汉大骂：“瞎了你的狗眼，你娘才是水贼，你的祖先才是水贼……”

上面草场边缘，出现了二个穿着长衫的佩剑人。

“闹海蚊，你本来就与水贼有往来，却指责这十个男女是水贼，你这祸闯大了。”中间那中年青衫客说：“这十个家伙固然不是好东西，但绝不是水贼。”

二个青衫客并不接近，远在二十步外并肩屹立袖手旁观。

“咦！四海功曹柏老兄。”闹海蚊脸色一变，“你……你认识他们？”

“认识。”四海功曹点头。

“他们是……”

“南京总理行辕的巡缉营力士。”

闹海蚊十二个男女，全大吃一惊脸色骤变。

“哪……哪一个总理行……行辕？”闹海蚊连嗓门都变了。

“还有几个总理呀？钱老兄。”四海功曹淡淡一笑，“还有几个人敢在南京设行辕？你应该知道呀！”

“你……你是说，他们是盐政总理鄢钦差……”

“说对了，有奖！”四海功曹调侃味十足。

目下权势红透半边天的盐政钦差，是副都御史鄢懋卿。天下六大盐场，他一个人兼管了四个：两淮、两浙、长芦、山东。

辖区从京师山东，南抵福建，西至河南，真的跨越了大半壁江山，红透半边天，决非过甚其词。

这位名列四大奸恶的狗官，巡视辖境带了妻妾同行，乘的大轿叫“云风大轿”，由十二名美女抬着走。每到一处州县，地方官送礼就得花大笔的

金钱买珍宝。

管盐政的钦差，本来管不到地方官，但他是御史，而且是钦差，就能管各处的地方官了。

他养了许多查缉私盐的人，按获给酬。

这是说，每个人缉获多少人犯与私盐，按比例给酬。结果，这些人就拼命抓，也同时吞没，然后私贩，比真正的私盐贩子更猖獗，十分可恶。

这些缉私的人，单位称巡缉营，人称力士，或者干脆叫打手，最下级的人称巡丁。

他自己的保德，随行的将近二百名，全是身怀奇技异能的高手凶泉，先后多次受到大群忠义之士行刺，动不了他一根汗毛。

他有权立即将地方官撤职查办，立即处决人犯。浙江淳安知县海瑞、慈溪知县霍与瑕，就是件了这个狗钦差，被撤职查办从大堂揪下来的。巡缉营的人，有权搜查任何船只、房舍、仓库、甚至官绅大户的宅院私室。

在江上搜查船只，是职责范围内的事。闹海蚊当然知道巡缉营是怎么回事，当然知道这些人是如何可怕。今天、他把这些人误看成水贼，犯了最可怕的错误。

要命的是，吴姑娘一剑杀死了一个人！

杀水贼当然理直气壮，杀一个普通人，也不会有后患，杀了巡缉营的人，麻烦大了，虽则走狗人人皆曰可杀。但那将是天大的祸事，无可挽救的大灾难。

“你千万不要打灭口的烂主意！”四海功曹似乎在提警告，“你们虽然有十二个人，也许全是些无敌高手，不难把剩下的九个人杀掉，但也可能有一人能跳水逃走。”

闹海蚊的确是动了灭口的念头，而且打算展开行动。

可是，四海功曹柏宏达，是侠义道朋友中，名震江湖的高于名宿，他当然不允许任意屠杀公人的事发生。

巡缉营的力士，名义上仍是公人。虽则本质上只是鄙钦差所豢养的鹰犬，并非真正的公人。

“而且……”另一个青衫客向江上一指，“看！那艘单桅快船，是策应的船只，他们正在监视这里的动静。你们即使能一举杀光这九个人，能逃得掉吗？能杀得光那艘策应船上的人吗？”

闹海蚊脸色泛灰，直流冷汗。

断魂刀客抱起已经断气的沈豪，仰天发出一声长啸。

两里外江面上的策应船，也以长啸声应和。

“咱们走！”断魂刀客向同伴厉叫：“山长水远，后会有期。你们，将会为了今天的事，付出千百倍惨烈的代价。我们的人不能白死！”

九个人向江下移动，向所乘的船走去。

“杨兄请等一等！”闹海蚊跟在后面，只急得冷汗彻体，“这是一场误会，请……”

断魂刀客不理睬，脚下一紧，九个人飞跃登船，船上的六名船夫立即将船推入水。

“杨兄……”

闹海蚊仍不死心，跟到江边大叫。

“你可以到总理行辕申诉。”断魂刀客厉声说，“你知道总理行辕在什么

地方。开船！”

顺水顺流下放南京，策应船也降帆转舵。

十二个男女的脸色都不正常，吴姑娘更是粉脸泛青。

九华剑园地属池州府，是盐政总理管区。

九华剑园在江湖朋友心目中，是剑术宗师的山门圣地，声威远播。剑园的子弟，也是亦正亦邪令人害怕的人。

高手名宿或者是魔头凶梟，奈何不了剑园。但一旦由官府出动，剑园便注定了烟消火灭的厄运。

民心似铁，官法如炉；连绿林大盗的山寨，也禁不起官府进剿，一座位于城郊的庄院，怎禁得起官兵攻打？

四海功曹三个人，神色不安地向他们接近。

闹海蚊本来就是大江水上的黑道之豪，曾经是私梟的头头，但并不走私盐，仅走私其他有价值的货物。

四海功曹却是侠义道的风云人物，与黑道人物是天生的对头，虽则也与一些有风骨的黑道人士有往来。

“你就是九华剑园绝剑狂客的女儿？”四海功曹苦笑，“巡缉营的快船，将会很快到达池州，务必要赶快赶回去应变，还来得及。”

“柏前辈，晚辈并无下毒手杀人的念头……”

“问题不在是否杀人。”四海功曹向闹海蚊说：“你们不知道这是定下的圈套，铲除大江附近豪强的阴谋吗？”

“柏兄的意思……”闹海蚊悚然而惊。

“大江两岸的仁义大爷你知道吧？”

“三眼功曹林柏森！”闹海较当然知道，他是领导大江两岸黑道好汉的大豪，“他的功曹绰号，与柏兄的功曹不一样，他只管江湖好汉的功过，而你老兄却是管……”

“不谈功过。老实说，谁也不配称功曹。”四海功曹感慨地说：“绰号是捧出来的，林柏森不敢管四大奸恶的事，所以与巡缉营维持相安局面。他在尚义小筑也躲得十分秘密，连袁州严家的一帮一会也奈何不了他。而你们，却经常暗中帮助大江的好汉，成了巡缉营的眼中钉。他们一直就在暗中布局，制造铲除你们的借口。这次事故，本来就是事先安排好了的。”

“哎呀！”十二个人皆脸色大变。

“这一次他们如果失败，下一次或者更下一次，早晚你们会中计上当的。我敢保证，他们已经向尚义小筑施压力，不许三眼功曹的黑道群雄声援你们，要一举铲除九华剑园的潜在势力。赶快走吧！希望你们还来得及应变。”四海功曹叹了口气，“很抱歉，在下爱莫能助！”

三人沮丧地走了，闹海蚊立即登船启航。

逃走的人逃得快，打击也来得快。

计划早就订妥了的，打击真有如雷霆。

九华剑园并不在九华，而在池州附近。

率领巡缉营主力的人，来自南京总理盐政行辕，而且有的镇抚（南京的锦衣卫掌理刑案衙门）的将爷偕行。

池州府的官吏成了缩头乌龟。噤若寒蝉不敢出面干预。

一把火将剑园化为瓦砾场。并没发生拒捕情事，到底杀死了多少凶犯，官府从来没公布过。

江湖朋友知道的是：九华剑园的主人绝剑狂客吴世权一家老少，已在兵临别剑园的前一夜失踪。

同一期间，池州府对岸的白兔洲东岸，闹海蚊钱四海的好友，白兔湖孙家的主人孙星羽，也被巡缉营的人杀入，抄没了所有的财产。

孙星羽一家老少，也是大劫光临的前片刻失踪的。

孙家的宅院步了剑园的后尘。被一把火烧成白地。

任何一个江湖豪强，即使他名震天下，拥有惊世的潜势力，在江湖道上举足轻重，家大业大雄霸一方，但一旦得罪了官方权势人士，下场是相当悲惨的。

暗潮激荡，谁也不甘心。

孙家大院的主人孙星羽，在江湖来头甚大，绰号叫飞天豹子。他一度曾是大江水陆黑道群豪的仁义大爷，具有相当庞大的潜势力，声望比好朋友闹海蚊，高出甚多，武功也高得多。

那天的双桅快船，就是这位孙大爷的自用船只。

人都躲在暗处活动，各自调兵遣将候机报复。

巡缉营明里的活动更积极，暗中的活动加强了十倍，出了重赏收买眼线，发誓要找出那天行凶杀人的十二个凶手的下落。

其实这只是表面文章，骨子里的目标是剑园。

巡缉营的威望，不允许任何人挑战。十万火急的讯息传抵仍在浙江巡视的鄞总理行馆，执事人员立即派出十余名得力保镖，星夜赶赴南京行辕主持缉凶大局。

风雨欲来，紧急迫缉令下达每一盐政分区。

行走大江的私盐贩子叫苦连天，因为巡缉营大举出动，几乎行走大江的大小船只，都受到巡江船的强行拦截检查，运私盐的船只已经几乎绝迹，生计无着。

黄荻湾，在东流县城北面十余里，地势幽僻被称为蔽地。江滨唯一的小渔村，居民仅四十余户，全村没有一栋像样的房屋，绝大多数房屋都是土墙茅顶的茅舍。

天将破晓，夜间打渔的渔舟纷纷回航泊岸，滩岸的几座简陋码头，渔民正在忙碌；突然有五艘八桨蜈蚣收船，箭似的冲搁上滩岸。

渔夫们大惊失色，看到三四十个佩刀带剑的人冲向百步外的村落，吓得乱成一团，却又不敢喊叫，一个个噤若寒蝉不知如何是好。

当然不可能是水贼了。

水贼绝不会抢劫江滨的穷渔村，而且其中一些人穿得十分光鲜，一看便知是有身分的人，不像是相当穷的水贼。

四十余名凶神恶煞，包围了两家相邻的茅屋。

他们并不急于破门而入，完成了包围。便各占有利位置相候，等候天亮光临。

天亮之后，不可能有人摸黑脱逃了。

右首一家屋后猪栏，传出轻微响声，隐约有物体悄然移动。

“黑暗中，突然传出一声阴森森怪笑。

“天亮后可以从前门出去。”另一个刺耳的嗓音在夜空中震荡：“谁胆敢从这里扮鼠蛇溜走，我桌面人屠一定要掏出他的心肝来喂狗，不信可以试试。最好不要试，哼！”

“唯我天君在此恭候。”怪笑的人停止怪笑，嗓门阴森慑人：“恭候送死的人。人屠，你的剑刀太利了，刀起头落没得玩啦！有人出来，让给我消遣消遣好不好？”

把杀人当作消遣；想从这里逃走的人哪能不怕？

桌面人屠与唯我天君的绰号，也足以让一流高手丧胆，这两个家伙都是黑道大亨，是超拔的高于，足以震慑武功一流的高手名宿。

天终于亮了，渔民全被赶回住宅，不许任何人在外走动，家家闭户犹如死付、

两家茅舍的柴门同时开启，出来了，八个刀剑插在裤腰带上的人。

屋前的晒网场中，有五个人屹立相候。

“鱼鹰丘萍，上前回话。”中间那位穿了一袭宝蓝长衫，佩了一把古色斑斕长剑的中年人，背着手发话，声如洪钟，“要死或要活。你有充裕的时间选择。”

晨曦下视线良好。朝霞映射在这人身上，像一尊天神，宝蓝长衫反射绚烂的光彩。三十岁上下年纪，正是男人一生最成熟岁月，剑眉虎目，一表人才，朝霞映照下红光满面，气概非凡，高大雄健英气勃勃。唯一令人害怕的是，他流露在外的骠悍而冷森的气势。虎目中闪烁着令人寒栗的奇光，似乎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天神，随时都可能把坏人或者好人打入地狱。

左有一字排开的二男女，也都是气势慑人的英雄好汉，一看便知足在江湖甚有地位，武功与声望皆高人一等的江湖名人。

高高瘦瘦的鱼鹰丘萍，不得不沉着地上前打交道。

他是大江上下水上的豪霸，声誉比闹海蛟高出甚多，必须有担当，对方既已知道底细，不出来必定难堪。

“颜老弟，你带大批人手包围我这处歇脚站，是不是找错了对象？”鱼鹰丘萍显得镇定从容，挪了挪腰间的分水钩，“丘某……”

“闭上你的嘴，别用这种狗屁话来敷衍我！”颜老弟威风凛凛、声震耳膜，“你鱼鹰丘萍不足下三滥的泼赖，你有你的声望地位。我无情剑颜士杰也是一代年轻之雄，我也有我的身分威望，你我所说的每句话，都有极重的份量。”

“在下所说……”

“你说的是狗屁，哼！你与剑园子弟有深厚交情，没错吧？”

“不错！丘某与剑园子弟是有交情，并不等于丘某必须替剑园子弟挑冤担债，江湖道上谁没有几个朋友？”

鱼鹰的口气不再示弱，振振有辞：

“老弟，五行剑沈豪的被杀，其实是事出偶然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

“该说的我一定要说。”鱼鹰不理会对方的叱喝，“巡缉营成立迄今，你们的人神出鬼没。大多数道上的朋友，并不知你们的底细。在淬然相遇中发生意外，这是十分平常之争。

只要不是预谋，情有可原。剑园吴家有诚意解决，愿意赔偿我方的损

失……”

“你明明知道，这问题不在有否赔偿。而是牵涉到威望，吴家应该当时便前往南京大本营解决。兵临剑园，吴家子弟事先逃逸无踪，这是有诚意解决的表现吗？你不必抬出朋友道义来强辩敷衍，我不吃这一套。目前你只有一件事可做。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带在下去找吴家子弟。”

“老天爷，我怎知他们躲到何处去了？天下大得很呢！”

“我唯你是问！”无情剑的话充满凶兆，声色俱厉。

“你不要……”

“在下不是来和你计理的，违者杀无赦！”

“我告诉你，我鱼鹰不是出卖朋友的人……”

“拿下他！”无情剑举手一挥。

最有首那位手长脚长的中年人，冷然大踏步而出。

“你是我的！”中年人语冷如冰。

鱼鹰一咬牙，拔出分水钩。

“大胆！”中年人沉喝。

鱼鹰的分水钩还没拔出，突然手一松，“恩”了一声，双膝一软，再叫了一声，扭曲的身躯向前一栽倒了下去。

在他的手触及分水钩柄的同时，一道肉眼难以辨识的淡淡电芒，击中他的胸口七坎大穴，浑身立即发僵，力道似乎在刹那消失，双脚也支撑不住身躯。

“再留一个！”无情剑声如沉雷，“杀！”

四面八方冲出不少人，鱼鹰的七个同伴立即陷入重围，血肉横飞。

鱼鹰和另一个中年人被带走了，现场留下六具尸体。

在鄢狗官的盐区，巡缉营所做的任何事，包括当街杀人，地方官也不敢过问。

南京与浙江两地，有几个县太爷，就因为管了鄢狗官的随从敲诈勒索杀人的闲事，而被撤职查办甚至被杀的。其中包括淳安知县海瑞、被从公堂上揪下来，押往京师打入天牢的。

杀五、六个无辜平民，小事一件。

安庆府潜山县西北的潜山。也称皖山，名列道家第十四洞：天柱司元之天。最高的天柱峰，曾经一度是五岳中的南岳。

除了天柱峰等二座主要的峰头之外。另有二十七座有名的山峰，八岭五崖十二岩四原，周三百里左右。在这一带山区遁世避祸，是十分理想的。

山区的樵径鸟道羊肠。大批人手行动不但困难，食宿不便，而且一动便会被有心人发现，有充裕的时间逃匿走避，人再多也无法搜遍山区。天柱峰在山区的东首，古迹左慈(二国时魏的神仙)炼丹房快要湮灭了，平时只有少数访道士光凭吊，没有游客光临。

五个人出现在山径中。扮成玄门方士，全穿了青道袍，负囊挂剑有模有样，真像访道的有道全真。领队的人，就是那位魁伟冷森的无情剑颜士杰。

路通白鹿洞，平时罕见人迹。修道人在此地出现，不会引起山居民众的注意。路旁出现二家茅舍。那是种山人的家。两个山民打扮的大汉，站在

茅屋右首的大树下，向五个假全真打出一连串只有他们才懂的手势，无情剑也打出手势，在茅屋前止步。

俩山民略一迟疑，缓步走近。

“你们来了好些日子，竟然毫无消息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无情剑的虎目中，闪烁着不悦的慑人冷电，“其他方面，难道也一无所获？”

“回长上的话，”为首的大汉不安地欠身说：“周围二十里全侦查过了。据山民说，最近一年来，附近没有任何陌生人走动，更没有人在这种乌龟也不生蛋的地方落脚。其他各组也尽了全力，迄今仍一无所获。未发现任何一个可疑人物，连猎户也一一清查过了。”

“你们真没有用！”无情剑怒意难消，“你们还是调查的行家呢？全是饭桶！”

“长上明鉴，鱼鹰那家伙的口供恐怕靠不住……”大汉委屈分辩。

“你们才靠不住！”无情剑怒火又升，“在两仙姑的离魂大法摆布下，没有人能够抗拒得了，任何心底秘密，都会巨细无遗和盘托出。”

“这……但咱们真的扑空了。也许……”

“也许什么？”

“也许吴家的人已听到消息，咱们有人走漏了风声，在咱们派人潜入山区之前，吴家的子弟已迁地为良了。”

“那是不可能的，而且咱们的行动十分秘密迅速。”

“但是……事实……”

“再等一天。”无情剑凶狠地说：“再查不出线索，必须断然采取第二步行动。”

“长上……”大汉脸色一变。

“决不能手软。”无情剑的虎目中，涌起一阵阵无边杀气。

“但这些穷苦山民……”

“可怜，是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明天午正之前，如果仍无所获，第二步行动会在午正生效，不许延宕。”

“是……是的。”大汉倒抽一口凉气。

“这些山民，本来就不是甚么好东西，十之九是不安份的暴民，甚至是逃灾避祸的凶犯，多死一个就少一分祸害。传话下去，明日午正开始铲除。”

“属下遵命。”大汉流着冷汗回答。

蓦地刮起一阵狂风，残叶草屑飞舞。

天柱是最高的山峰。气候变化无常而激烈。五月初，平地已经春去夏来，这里仍有如晚春时节，时暖时寒，风一起便寒气袭人。早些天下了十余日大雨。目下仍是满天阴。

称之为阴风，形容不算离谱，令人感到寒意陡增，单衣不胜寒。

树林发出风涛声，枝叶摇摇，茅舍的柴门，被风刮得砰啪怪响。吸引了七个人的注意。

柴门外，不知何时屹立着一个二十余岁，英俊魁伟的年轻人，一袭青衫佩了剑，风将长衫和大袖，刮得飞扬而起，人似若凌风飞去。

“噢！”无情剑脱口惊呼。

人影急动，年轻人陷入重围。

“你一定是剑园吴家的人。”无情剑是成名人物，见多识广，看年轻人的

气概风标，便猜出对方的身分来历，直截了当说出此来的目标。

“不错，我就是剑园年轻一代的少主人。”年轻人也直截了当表明身分，“我，吴志贤。”

“你们果然在这里逃匿。”

“不得不逃匿呀！官逼民反，不反即逃，那是无可奈何的事。你阁下扮老道并不像，贵姓呀？”

“无情剑颜士杰。”无情剑做然地说。

“老狗一个，你还怪神气呢！”吴志贤嘲弄地说：“你们做得太过份了，阁下。”

“凶手伏法之前，咱们所做的事，都是正当的，你吴家难逃公道。”

“你们这些奸官的无耻走狗，尽做些伤天害理的狗屁事，你们心目中还有公道？你们才真的难逃公道。”

一声剑吟，宝剑出鞘。

## 第二章

“映月剑？剑园三宝剑之一，这孽障真是剑园的人。”另一个道装中年人，认出吴志贤的剑，“贫道要行法活擒他！”

一声长笑，吴志贤突然抢攻，宝光耀目的映月剑幻化耀目光芒，从西面那扮山民的大汉方向突围！身形奇快。

大汉仅有一把短匕，怎敢硬接无坚不摧的宝剑？心里虚，侧闪躲避，匕首虚架电射而来的剑虹。

剑虹猛然伸长、闪动。

大汉的右手臂齐肘而断，断臂仍然紧握住匕首飞起。

“孽障休走！”老道沉叱，如影附形追随、身剑合一破空发招，同时左手袖一挥，响起一声乍雷，火焰狂喷而出，黑烟迎风狂涌。

吴志贤的身影，同一刹那向下一沉，似乎平空消失了。老道的喷火奇术失效，吐出的十剑也落空，眼前人影消失，任何绝技攻击也无用武之地。

闪电发自地底，脚下奇光眩目。

老道仍接剑向前冲，砰然大震中，摔倒在三丈外，立即发出可怖的哀号。

双脚掌失了踪，齐踝而断。

无情剑到了，剑进射向慑人的激光。

吴志贤正长身而起，映月剑风雷骤发。

铮铮两声狂震，无情剑斜震出两丈外几乎跌倒。

几乎是一刹那，另二名老道的剑二方骤聚，剑气迸发似隐隐风雷，三剑聚力雷霆一击。

吴志贤脸色有点苍白，真力耗损得差不多了，怎敢硬接三剑聚击？身影再向下一挫，再次失踪。路对面野草急剧中分，像一阵狂风掠地，刮入二十步外的山林，枝叶簌簌而动。

“穷寇莫追！”一名老道急叫。

无情剑与另一扮山民的大汉旁观者清，看出吴志贤是以惊人的速度挫身窜走的，同时飞跃而上狂追，闻声不得不收势止步。

即使追也追之不及，吴志贤已经入林。在密林中追逐一个武功惊人的高手，是十分危险的事，大汉断了右小臂，还有左手可用，老道去了双脚掌。这辈子算是完了，注定了成为废人。重伤两个人，情势也不允许他们穷追。吴家子弟不少，来了一个人已经难以对付，再出来二、三个人，他们恐怕都得留在此地。七手八脚替伤者救治，一个个心中发虚。

“这……这狗小辈的剑术，委实可怕！”无情剑脸色不正常，被吴志贤的剑术吓住了。

他的剑已有二处豆大的缺口，已成废物，幸好人没受伤。他以剑术超尘拔俗自豪，剑出无情，杀死了许多与他为敌的高手名宿，声威显赫。

今天他碰上了高明的劲敌，只接了二剑便几乎丢命。同伴都是一剑便丢手丢脚的，老道的武功比他高明，道术通玄会吐雾喷火，却一照面便栽了。

“剑园吴家的剑术，号称绝剑，在武林有崇高的地位与评价，当然可怕啦！”替老道裹伤的老道有余悸，语气充满悲观，“咱们除了凭人多势众之外。奈何不了他的。吴家躲在这种山深林茂的偏僻地方，咱们人多的优势可说完全消失了。”

“是啊！颜兄，人多不足恃。”另一扮老道的人苦笑：“人多他们走避，人少他们突袭一击即走。咱们七个人那小狗一个人就敢出面挑战。颜兄，再这样下去，咱们今后不知还要损失多少人，而且毫无胜算。这种策略办法行不通，不能再使用了。”

“我会改弦易辙对付的。”无情剑直咬牙。

“如何改？”

“请超绝的高手对付他们。”

“向鄢大人身边要人？”

“鄢大人不会答应的，他的安全重要。”

“那你打算……”

“请外面的人。”

“哦！请得动敢对付剑园的人吗？”

“一定可以请到。”无情剑语气肯定道：“我告诉你，想打倒剑园吴家以扬名立万的人多得很呢！邪道魔道贪图重赏的高手名宿，也随请随到。”

不久，召集散处各地人手的信号发出，先后有十八个人赶来会合。抬了伤者撤出山区。

徐州府，南京北面的第一座大城。

其实，这座城本身并不大，仅有九里周径，由于位于平原，成了兵家必争之地，因此城墙高有三丈三尺，宽也有三丈三，厚实坚固、易守难攻。也由于交通四通八达，便成了商贾集中要地。

那时，护城堤并没修筑，黄河远在城东北十余里。黄河本来是在城南的，府城原是大河北岸的大城。今年春汛（嘉靖三十八年），河决秦沟，夺闸河改道城北，城就成了河南岸的大城。百废待举，城外的市街正以惊人的速度复原、重建，街道拓宽，有了像样的规模。本来只有三十余万人的府城，突然增加了十万人，都是从外地灾区涌来的工人，受雇重建城内城外的市街，筑堤整濠、日夜赶工，徐州成了最忙碌的城。

在这里，你只要肯卖力，忠诚勤快，到处都争相聘请，本城需要大批人才。商业中心在城南，白天人潮汹涌，夜间灯火通明。重建的市街建筑日夜赶工。六月天，在大太阳下赶工辛苦可知。而在道上赶路的旅客似乎更为辛苦，车马经过时尘埃滚滚，步行的旅客更是倍极辛劳。

南关大街的楚都骡车行，决提期间受损并不严重，目下一切皆已上了轨道，生意兴隆财源滚滚。楚都骡车行是本城四大车行之一，规模坐三望二，以长程客货运为主，不租借零星的牲口。本身有客货大车四十余辆、与同等数量的小车。仅厩房就占了小半条街，店前的停车场大得惊人。街尾，就是名胜区，小小的石佛山(云龙山)、太山。

车行规模大，用的人手也多，各有专职，所管的事务有大有小。管理百余名掌鞭与二百余名车夫的管事，也称班头，共有六名之多。负责车夫掌鞭的调度、差勤，说忙并不算太忙，问题是必须有压得住这二、二百名桀骜骠悍大汉的才干和魄力。

六名管事中的柳思柳班头，就具有这种才干和魄力。虽则他是年纪最小，年方二十六岁的人，生得俊而不秀，手长脚长，剑眉虎目，身材高壮活蹦乱跳。打起架来信疯子，拳打脚踢摔跤斗牛门门精通，喝起高粱一锅头像喝水。

但如果不惹火他，平时笑吟吟很好说话肯讲理。惹火了他，三拳二脚立即把人摆平。

他在楚都车行干活不到一年，在府城却颇有名气，与三教九流朋友混得很熟，为人四海手面广。有人叫他拼命三郎，有人叫他出山虎。

店东神鞭李一飞也是一条好汉，对手下这位伙计颇感困惑。显然每月五两银子的高工资，还不够这位班头当零钱花，但似乎身上的银子制钱永远不虞匮乏，到城里上彭城酒楼喝酒，酒席钱一付就是二三两银子只多不少，几乎是半月的工资。而他每月上酒楼决不少于四五次，这家伙的银子从哪里来？

尽管这位自称是京师人氏，说一口悦耳的风阳腔京师官话的柳管事，一切举动都令人生疑，但确是一个办事的好人才。

车胎店脚牙，多少沾了些江湖味。店东神鞭李一飞本来就是江湖闯过一段时日的人，因此虽生疑却不计较。

京师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大户人家，本籍是凤阳，因此京师的官话也就混合了凤阳腔。如果某个京师人士自称是凤阳人，一点也不奇怪，由于不准他们迁回故居，更不准自由旅行，所以每逢清明祭祖期间，他们扮成化子，打着花鼓走四方，目的地却是回乡祭祖。

徐州府本来隶属凤阳府。洪武八年才从凤阳分出建府。所以柳管事虽说自称是京师人士，但要说他是凤阳人也没有错，说他是徐州本地人也说得过去。

因此骡车店的伙计们，并没有把他当外地人，事实上他的徐州腔官话也说得非常流利。

这是一个谜——样的年轻人，一头具有潜在危险性的猛虎。

南行大官道，从南关大街向南伸展，两里外的街尾，便是云龙山(石佛山)麓。官道穿越二三里长的山脚，西是云龙山，东是太山。两山夹峙形成进入徐州府的关口。官道平均，宽阔、笔直，可容四辆大车并驶。

两侧树林青葱，西面云龙山麓有不少豪门的园林巨厦，是游春的好地方，风景相当美，有好几条登山小径，路口建了相当古朴的歇脚亭。

申牌初，日影将接近云龙山头，从南面来的旅客。陆陆续续向府城赶，车、马、轿络绎于途。货驮与徒步旅客，也风尘仆仆满脸倦容徐徐北行。这时，已经没有南行的旅客就道了。

柳思乘了一匹枣榴，也风尘仆仆从南面来。他是从南乡的三十里外黄山集返城的。楚都骡车行的货车在该集出了一点小意外。

他上午前往处理纠纷，事毕即策马回城，无事一身轻。

远远地，便看到路旁聚集了一些人，路侧小山坡也有人聚集，停了一辆颇为精致华丽的马车，几匹雄健的坐骑，显然有事故发生了。

事不关己不劳心，但好奇是人的天性，任何地方出了事故，都会围了一大堆人看热闹。

他也不例外，策马疾赶现场。

在路旁的大树下系马，他好奇地进入山坡。

确是发生了纠纷，似乎牵涉到三方面的人。

势力最单薄的一方，是一个明眸皓齿的村姑打扮少女，青衣布裙掩不住青春美丽少女的风华。但似乎不能算是村姑，因为手上有一根精美的马鞭。这一带的妇女很少骑马，用不着马鞭。另一方是八名粗豪的大汉，穿了青骑装，一个个精壮如牛，全是些拳头上可以站人的莽汉。其中一人耳轮破了，血流满脸，行家一看便可瞧料七八分，这位仁兄必定挨了一马鞭。

近路的一方，是三女四男。三女是一仆妇、一侍女，主人是一身罗衣胜雪，美丽动人的少女。

四男是骑装大汉，一个比一个出色，高大雄伟，气势逼人，不用猜，也知道是保镖打手一类人物，站在三女的左右戒备，威风凛凛像四个护法金刚。

八个粗豪大汉，一个个脸有惊容，也一个个气愤填膺，显然是唯一的输家。

柳思一露面，八个粗豪大汉惊容立消。

“柳兄弟，请帮帮忙。”为首的大汉像沉船的人，抓住了一块木板，“咱们有了困难。”

他认识这八位仁兄，寒山左家庄的长工头头。左家是大农户，田地不知到底有多少，建了三座下院，长工有五六百人，可以组成一支军队。

中原地区有些大地主土地之大，简直大得令人难以置信。徐沛是产生英雄的地方，汉高祖和楚霸王在这，带都是枭雄和英雄，他们都靠大地主的力量，组成子弟兵逐鹿天下。

晚汉蜀刘备起兵，糜夫人嫁给刘备，海州糜家陪嫁的兵马就有七千之多。糜家是大地主，兵马都是由糜家的农奴所组成的。

左家的长工，真可以组成一支军队。在徐州附近州县，左家的田庄还不是最大的。

左家庄距府城二十余里，闹起事来还真有翻天覆地的力量。

左家的子弟经常在府城出入，普通人家真不敢招惹他们，他们也不是横行府城的豪霸。

土霸碰上外地的巨豪，那就得看谁的能耐大了。

眼前的情势，左家的人显然是输家。

柳思认识左家的一些人，这位长工头头所以向他求援。人不亲土亲，他义不容辞排解纠纷。

他只好挺身而出，向八人走去。

所有的目光皆向他集中，看热闹的旅客让开去路。

“怎么一回事？”他向提出请求的人说：“我要知道经过，看谁是理屈的一方。”

“我们理屈。”长工头头有骨气有担当，“那位姑娘。”向执马鞭怒目而视的少女一指，“那位姑娘生得美，小魏不该不长眼，说了几句不中听的混话，挨了一马鞭就冲突起来了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他恍然：“你们没道歉？”

男人们人多势众，见到漂亮的姑娘们，口头上快活，说几句轻薄话调戏，是十分正常的事。

其实无意任所欲为，粗野男人的本性而已。有些话甚至是变相的赞美，只是态度上让姑娘们受不了。

“这……”长工头头苦笑。

“还在理论，那几位。向七男女一指，恰好路过。认为我们是恶霸，有多为胜欺负单身旅客，不肯甘休。”

“你们理亏，还想动手对付那位姑娘？”

“没有呀……”

“气势汹汹，是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我明白了，理亏在你们一方。”他向少女走去，笑吟吟抱拳施礼，“小姑娘，这些人是南面左家庄的种地粗汉，人并不坏，有眼无珠得罪了姑娘，可否接受他们道歉放过他们？”

“他们想倚仗人多要行凶呢？”少女气乎乎地道。

“人一出，是很容易一错再错的。好在他们已经知错，让他们赔不是，或者赔礼，姑娘意下如何？”

“不行！”四个金刚似的人之一，声如洪钟威风凛凛，“必须把他们打个半死！”

“何必呢？兄台！”他心中有点不以为然，修养有限，“他们已经知道错误，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，让他们诚心向这位姑娘道歉赔礼，把他们打个半死。也未免惩罚过当。”

“你想包揽是非？”

“我哪敢？”他强忍怒火：“是非已明，所以我要左家的人赔礼，这并无所谓包揽。”

“你是这些人的党羽？”

“阁下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城外传乡的人，大半是种庄稼的无知莽夫，不会结帮织会网罗羽翼，不会有什么党羽；不错，我认识处们，毕竟是同一座城的人，见面三分情谈不上党羽，而且我也不种地。更不可能是他们的党羽，阁下言重了。”

“你不服气？”金刚冷然踏进二步。

“我哪能不服气？你瞧你。”他冷冷一笑，“一看便知你是闯过天下，见过世面，佩了剑威风凛凛，一言不合便拔剑相斗的打抱不平好汉，我哪敢不服气？好吧！我不敢排解，你爱怎么办就瞧着办好了。你们这些英雄好汉，

为了几个见了女人就评头论足的材大，便拔剑宰了他们，我算是服了你。似乎休以为徐州府是个没有王法的地方呢！你要听老实话吗？”

“你要说什么？”

“徐州府是有王法的地方，官兵就有两卫之多，想造反的人，最好是不要在徐州府与兵作乱。”

金刚冷哼一声，身形乍闪，眨眼间便逼近至六尺内，伸手可及。

他冷然屹立，冷冷一笑。

“你好大的胆子，敢说这种招惹横祸的话。”金刚的右手徐提，要动手了。

“无所谓胆大，我说的是实话。”他身材并不比对方差，面对金刚毫无所惧，对方的气势压不倒他。“左家的这些村夫，就算落在育府里，官司上身，当街调戏妇女，也只不过关两三天聊加惩罚而已。你们如果管闲事打伤了人，可就不是监禁三、五天所能了结的罪名呢！”

“你是公人？”

“我只是个在车行干活的小伙计，每月工资四五两银子，不是干公人的料，少抬举我了。”他向后退去，表示不再多管闲事，“我会在附近睁大眼睛看，上了公堂我就是目击证人，现在，看你们的了。”

金刚正要跟上，围观的旅客中，突然传出一阵怪异的，鬼哭似的阴笑，声音不大，但入耳清晰，令人不由自主毛骨耸然。大白天依然有令人感到阴森诡异，毛发森立心底生寒的反应。金刚吃了一惊，脸色骤变，警觉地虎目怒睁。转身面对着三丈外夹杂在旅客中的一个灰发老人。

老人其实并不老，很可能属于头发早白的一类人，脸色有点苍白，但没有老纹，生了一双深陷的鹰目，唇薄颧高，半露出白森森完好锐利的牙齿，留的小八字胡却是黑漆光亮，与泛白的头发完全不同。这人的手杖也特殊。握手杖的杖头，雕了一个牛头鬼的像，四尺余长泛着灰蓝的异光。穿一袭黑色宽大的长衫，佩的剑鞘绘了不少奇形怪状的鬼形与异兽的切案。

腋下悬了个包袱，确是旅客。这人仍在笑，半露的白森牙齿，有点像肉食兽类的撕肉利器，相当令人胆寒。

“白发郎君东门信，你在向在下示威吗？”金刚虎目彪圆，手本能地按上剑鞘。

江湖朋友都对名列魔道，而且是色魔的白发郎君东门信，怀有相当程度的恐惧，尤其是家中有美丽大闺女的高手名宿，不论正邪黑白，都对这个色魔深怀戒心，而且恨之刺骨。

这个色魔确是少年白发，在江湖肆虐将近十年，真正的年龄仅三十出头，他那根牛头鬼杖与泛灰的头发，便是他的活招牌，十年来他不知糟蹋了多少年轻貌美少女，武功超绝罕逢敌手。被他盯上的年轻貌美少女，很少能逃过他的毒手蹂躏，是令人恨之刺骨，却又奈何不了他的大名鼎鼎色魔。不过，受到蹂躏的女人，极少受到残害，兴趣一过腻了之后，他会大大方方加以释放一走了之。如果受害的少女被杀，决不是他下的毒手；如果是自尽，他当然会理直气壮声称与他无关。所以他绰号称郎君，不是杀女人的凶手暴徒。

“你不是也向这些村夫俗子示威吗？”白发郎君停止示威性的怪笑，鹰目盯着四金刚护卫着的美丽少女，“我白发郎君自信武功相当不错；决不会自贬身价，与那些种庄稼和做工的村夫俗汉叫阵示威，把百十个这种蠢汉打个半死，决不会替我增加光彩。”